

閒讀亂彈

——二十世紀中國文人的
風骨與追求

本書分享作者品讀眾名家之作的
心得及其對世人的影響

讀者可藉由此書了解二十世紀中國文人的
節操與文采

董國和・著



閒讀亂彈

——二十世紀中國文人的
風骨與追求

董國和·著

閒讀亂彈

——二十世紀中國文人的風骨與追求

作者 / 董國和
主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陳佳怡
圖文排版 / 姚宜婷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 年 9 月 BOD 一版

定價：30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代序】

書話宜當雜文寫

如果這本小書也與書話沾點邊，還要談一點寫作的志趣和追求，我就直言不諱：書話宜當雜文寫。能有這點見識，這源於我認可唐弢是新文學書話的佼佼者，還非常認可他提出的「四個一點」，也將這一點概括為他的書話特色。但這個「發明」應歸功於高信，我的這點見識是在拾人牙慧。

在當今書話界，高信是唐弢難得的一位知音和追隨者。「實際上，唐先生自己就不能忘情於現實世事，他是學者，也是雜文家。他的書話中並不乏對現實的感應，我們只要看看他一些書話作品的初刊面貌和後來修訂成書的差別就明白了。」高信的這段夫子自道，可以說正是我想改變書話寫作方向的啟蒙。〈鍾情書話在「破格」〉的寫作靈感，就源於他的「破格」。這當然也是我志在見賢思齊，用他的「約法三章」來說，就是「即著筆往昔，著眼現在，追求史料性、知識性與現實性的聯姻。」既然當今的社會包括文化界「本身出了毛病」，就要「以這樣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一些管見」。能不能起點作用先不去管它，只要能表達了不同流合污的意願，也就有了志在潔身自好的堅守。別的不敢自誇，不抄襲不掠美，還完全能做得到。讀者諸君如能從這篇小文讀出這點意味來，我這篇文章也就算沒白寫。寫別人其實也就是寫自己，只不過有時是曲徑通幽。

書話宜當雜文寫，再借用高信的話來說，就是近些年文路漸開，文章寫得就是出點「格」，已無「戴帽」之虞了。「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既然可以表達一點看法了，自己唯一的資本也就是還能舞動這枝秃筆，又怎能讓它閒置不用。正是有了這種要行使權力的心態，也就口無遮攔地來直抒胸臆了。儘管也知道筆笨詞拙，人微言輕，只能落得個「說了也白說」。但「不說白不說」，說出去了也就痛快了，權當盡到了一點責任。圍觀是一種力量，表達也是一種力量，人同此心，眾志成城，我們的明天也許就會好起來。

書話宜當雜文寫，是雜文自身的優勢。雜文的寫作宗旨就是革故鼎新，激濁揚清，借用這種優勢來舊瓶裝新酒，也覺得「濃妝淡抹總相宜」。愛書人終日裹在書林中廝混，不管是新書舊著，還是時文經典，總能見景生情，忍不住就來它個信筆塗鴉。既然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讀書就要用當代人的眼光來評點。換句話說，如果將一切書刊都用當代人的眼光來作評點，那借用雜文的優勢來喜笑怒罵，就可以將「一點觀點」全來個盡情宣洩。明乎此，也就能明白，無論是魯迅、唐弢，還是黃裳、朱正以及其他書話大家，他們的書話名篇，其實都是雜文佳作；甚至還可以說，他們都是將書話來當雜文寫，才下筆靈動，文采飛揚，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能悟出了這個道理，這才有了一點長進。

書話宜當雜文寫，還源於雜文的激濁揚清就是宣導真、善、美。真就是指謬和辨誤，也就是避免以訛傳訛。這本小書裏的〈《人物雜誌》有滬版〉、〈關於《文藝哨兵》〉、還有〈《上海文學》的歷史沿革〉，就是這樣的文字。儘管寫的捉襟見肘，也權作一家之言。善為處世做人的根本，還是社會和諧的基礎，〈閒話黃裳義拍〉、〈名士行狀錄〉、以及〈好人寫的德善錄〉等急就章，就意在張揚這種理念。而說到美，它的範圍更寬泛，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我是把朱正的敢自揭其醜當做大美，這才寫了〈心正筆正說朱正〉；謝

泳的以書惠友更值得敬佩，也就有了〈以書惠友學謝泳〉；王稼句的見識雖然得有慧眼慧心，〈《秋水夜讀》讀見識〉就表達了我的心儀和想往。此外，邃谷樓主的志在樂常新，流沙河的睿智與幽默，林斤瀾的摯著與操守，還有鐘叔河的癡情，李國濤的清醒、譚宗遠的精細，我都識之為至善至美，也意在步其后塵。這就直陳己見，為之張揚。雖然寫的力不從心，但只要多一些人能知道他們，還能認可他們這一點，我願足矣。

我願足矣，是學步中的受益匪淺，這才樂此不疲。剛學拿筆時，總感到無話可說，就是勉強成篇，也覺得乾癟無味。究其原因，除了讀的少，就是太拘泥書。高信說寫書話要「放得開收得攏」，意思就是「功夫在詩外」。這與沈從文稱寫小說就是貼著人物走，有異曲同功之妙。其實寫書話也離不開人物，而將自己擺進去，就可以左右逢源。這六十篇小文，且不管煩不煩人，反正能下筆千言了，而這都得益於「雜文筆法」。儘管也有人對此斥之以鼻，但自我感覺良好。有志者也不妨一試，條條大道通羅馬，而且文無定法，世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變成了路。認可這種寫法的人多了，書話的前途也就更為光明。

當然，書話宜當雜文寫，也得量體裁衣，因人而異。宜也就是適宜，〈邵燕祥先生早期的五部詩集〉，〈林斤瀾先生的第一個劇本〉，〈季羨林早期的小說譯作〉，〈青青柳色新〉，還有〈「詩壇常青樹」的第一本詩集〉，我就沒有多嘴多舌；而〈柳青為何未能寫完《創業史》？〉、〈巴金為什麼也說過假話〉、〈老舍先生為何腰斬《一家代表》〉，議論就多一些，有時還借別人的話來幫助；〈憑書話衷腸〉、〈與《劇本》結緣〉，〈《雨花》緣〉，則乾脆就寫的是散文，拉它們來混充湊數，只不過也多少與書沾點邊。這是否各有千秋，其孰優孰劣，就得由讀者諸君給予指點了。我的如實招來，這也是「畫眉深淺入時無」。如還予以認可，那就一條道走到黑了。

目 | 次

【代序】書話宜當雜文寫	i
-------------------	---

第一輯 品人

而立之年的林斤瀾	3
汪曾祺在《民間文學》的輝煌	6
書林世象寫真	9
邃谷樓主樂常新	13
藍英年的果戈里情結	17
喜讀沙葉新	20
文人筆下的韓石山	23
柳青為何未能寫完《創業史》？	29
閒話黃裳義拍	38
鍾情書話在「破格」	40
心正筆正說朱正	44
巴金為什麼也說過假話	47
老舍先生為何腰斬《一家代表》	50

李國文習劇的倒楣之旅	57
林斤瀾與《人民文學》	60
清醒李國濤	70
以書惠友學謝泳	73
名士行狀錄——讀《存素集》	76
《南窗寄傲》寄情懷	81
張賢亮與他的〈大風歌〉	84

第二輯 說書

好人寫的德善錄——讀《小城記石》	95
于光遠老的第一本書	100
買書高手陳平原	103
邵燕祥先生早期的五部詩集	106
林斤瀾先生的第一本書《布穀》	109
《百年記憶》與林希	112
《果戈里是怎樣寫作的》版本談	115
季羨林早期的小說譯作	118
雜文體小說《一億六》	121
《唐山大地震》的中外版本	124
青青柳色新	127
聽高信講那商州人的故事	130

「詩壇常青樹」的第一本詩集	134
醒世文章為娛小	137
《臥讀偶拾》拾精細	140
《秋水夜讀》讀見識	143
袁鷹先生的早期作品與筆名	146
放言大書話	149
憑書話衷腸——讀《青燈集》	152
書香在紙墨	156

第三輯 話刊

臧克家與《詩刊》	165
沈從文與《裝飾》雜誌	169
一九五六年期刊中的魯迅紀念號	171
汪曾祺與《說說唱唱》	175
懷念《火花》	178
趙樹理與《說說唱唱》	182
與《劇本》結緣	187
《雨花》緣	191
《隨筆》改版閒話	194
《紅旗》創刊號值多少錢	197
《人物雜誌》有滬版	199

《北京文藝》相聲多	202
關於《文藝哨兵》	205
今朝說《今朝》	207
老舍與《北京文藝》	210
從《處女地》到《文藝紅旗》	213
《上海文學》的歷史沿革	217
兩個《人民戲劇》	226
東西南北創刊號	229
夏承燾與《文學研究》	232
後記	235

第一輯

品人

而立之年的林斤瀾

一九五六年是林斤瀾步入而立之年的第四個年頭，也是他進入創作第一個高峰的開始。只可惜他這最佳狀態持續得很短暫，到一九五七年六月即為結束，短暫的僅有一年半時間。假如不是突如其來的反右使他那勢如井噴的創作激情戛然而止，將不知還有多少篇構思精巧、語言獨特、人物鮮活的佳作，讓讀者驚訝與讚歎。

說到他這一時期的創作豐碩成果，只要翻查一下當年的《人民文學》、《北京文藝》、《文藝學習》，以及《新觀察》和《新港》等名刊，即可赫然入目：《雪天》、《擂鼓的村莊》、《春雷》、《家信》、《姐妹》、《一瓢水》、《草原》，以及《楊》和《臺灣姑娘》等十幾篇小說，此外還有劇本《番茄》、《螺絲釘》等其他作品，都是最好的見證。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中，在那發表作品相當苛刻的年代，又全在名刊上發表，這在當時眾多作家中是屈指可數的。難怪《人民文學》小說編輯組組長涂光群，也親自登門向他約稿了。

這裏應當指出的是，小說《春雷》發表在《北京文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號。它發表後不久《文藝學習》就作了全文轉載，還配發了由著名小說家蕭也牧寫的評論。蕭也牧對小說細節的真實與人物的感人給予了高度評價：「生活的本身是評價作品好壞的最可靠標準」。劇本《螺絲釘》則是以獨角戲的形式首刊於《人民文學》，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臺灣姑娘》發表在一九五七年一月號《人民文學》的「頭版頭條」；而《姐妹》和《一瓢水》則是同刊這家

國刊之上。它的版面可稱得上是寸土寸金，一刊兩文這可是它的首例。難怪有的編輯以《一瓢水》「晦澀」為由主張將它割愛，最後驚動了茅盾，小說經他過日後這才得以出世。據說涂光群正在編選一部佳作叢書，其中就有這篇《一瓢水》，可見它在這位當年老編輯心中的分量。

作家就是要靠作品說話，這是他的經驗之談，也是他的為文之道，更是他的藝術追求。正是有此追求，他才有了為文的定力。在反右之前，未寫出格的文章；在反右之中，也沒作批判槍手。前者使他未入「陽謀」之網；後者則讓他終生沒有遺憾。作為一位作家，尤其是有了一定名氣的作家，如何正視自己的寫作慾與發表慾，很難把握好它的尺度與分寸，稍有失控，就會陷入害人害己的尷尬局面。這其中的名利誘惑太大也太難抵制了，更何況它有時還包裝著一身難以辨認的時髦外衣呢。如果說，在「大鳴大放」之時，有那麼多「放言」欄目在等待他的文章。他以藏拙而不為，是源於他那豐富成熟的人生閱歷；那在反右之中，他還不表現出積極姿態，卻做出那讓人瞠目結舌的舉動，就是人性與人品在左右他的言行了。有為文之志，無入仕之心，正是甘於淡泊，才使他成了「講究小說藝術的短篇名家」（涂光群語），也才成了「一生沒有私敵」（程紹國語）的一位作家。中國的作家可謂多矣，可這樣的作家又有幾個？

一九五八年六月，林斤瀾的小說集《春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十四個短篇都經他精心挑選，是他而立之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此書無序、無跋，亦無作者後記一類的文字，只有當時通行的〈內容介紹〉。但〈內容介紹〉也寫得非常準確到位：「作品的題材多樣而新穎，作者在作品的風格上也作了一些探索的努力。」而有此「新穎」與「探索」的評價，就足以證明他在藝術追求上所取得的成就。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春雷》再版，印數已由一萬九千冊增至為二萬九千冊，它的熱銷證明了讀者對它的喜愛。但讓人不解的是，他的書在熱銷，人卻被迫放下手中的筆，下放到門頭溝的農村去接受「改造」，而且「還是『帶戶口』下放的第一例，可謂徹底」（涂光群語）。但藝術之神並未疏遠他，他也未因生活的困苦而一蹶不振，僅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三年間，他又在《人民文學》發表了〈新生〉、〈山裏紅〉等讓人刮目相看的佳作，也讓那些妄圖將他驅除出文壇者頗為不解和難堪。這與其說是因禍得福，倒不如說是藝術之神給予他的厚愛。莊稼人有「蹲苗」之說，所謂「蹲苗」，就是讓正在成長中的莊稼斷其水分與肥料，免其因瘋長而不打糧食。他正是有此「蹲苗」，才使他在「文革」後爆發了第二次創作高峰。說到他當年這些作品，他只是輕描淡寫地將它們稱之為「寫的是好人好事」；正是他的不懈追求，才使他直到現在依然「寫作不斷，而且越到近年，越發精彩，風格越獨特、境界越高卓。（程紹國語）」作為林斤瀾而立之年的創作經歷，只是他長達半個多世紀創作生涯的一小部分，其作品也無法與後來的佳作相比。但卻從中可品味他藝術追求之甘苦，見證他創作經歷之坎坷，是研究他藝術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頁，有著它現實與深遠的意義。

汪曾祺在《民間文學》的輝煌

《民間文學》創刊之日，也正是《說說唱唱》停刊之時。在編輯人員的重新整合中，汪曾祺就被調到鍾敬文麾下當差。因刊物的級別提升了，他也被提升為編輯部主任。真是給一點陽光就燦爛，從此他在出差乘車時，就「可以享有軟臥的待遇」（何鎮邦語）了，這也成為他解放後的第一個輝煌時段。

《民間文學》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北京創刊，正趕上批判胡風，它的創刊詞不僅寫入了長長的批胡文字，在六月號還出刊了批胡專欄。在眾多作者揮戈上陣以示積極的配合中，他卻沒出來湊這個熱鬧。他的筆不善於寫這樣的文字，他的名士派頭也不屑為此。有失就有得，這雖然失去了一次可以成名獲利的機會，沒有撈取這唾手可得的輝煌，但卻得到了心靈的慰藉。他不會因有讓自己臉紅也讓別人難堪的文字而內疚，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出版自己無須刪減的全集，雖然這裏面的作品也並不全都是精品。

一九五六年十月，是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日，《民間文學》也在十月號出刊了紀念專欄。專欄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周遐壽的〈魯迅與歌謠〉，一篇是汪曾祺的〈魯迅對民間文學的一些基本看法〉。在這篇五千多字的長文中，他對魯迅在民間文學認識與態度的轉變過程，進行了認真的梳理，還指出了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一文中，有些地方在認識上出現的偏差。這在已逐漸把魯迅神化的年代裏，是會被視為大不敬的離經叛道。雖然他對此也做了

注釋：「因為筆者不大瞭解當時的情況，理解上可能有偏差。」其實這也是破格之語，須有非凡膽識才能寫出的文字。這當然是出於他的性格，不願人云亦云；另外就是出於他的才識了。他也確有見地。他雖非魯研專家，但此文與眾多專家的研究文章相比，確有它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

一九五六年是新中國文藝史中的「雙百年」，文藝大門終於推開了由工農兵獨霸的一條門縫，允許一些非主流作家可以進入其中。等待多年的汪曾祺也終於有了用武之地，他也要大展身手，來展示那非凡的創作才華了。於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號的《北京文藝》上，就有了他的〈國子監〉；在同年《詩刊》的三月號和六月號上，也有了他的〈下水道和孩子〉與〈早春（習作）〉；也是在同年的《人民文學》三月號上，還有了他的〈冬天的樹〉，以及〈仇恨 輕蔑 自豪〉等在其他報刊上發表的作品。讓熟知他的作家和讀者，為他重出江湖後的漂亮文字所驚喜，也讓一些人對他不知所云的文字感到困惑和迷惘：這都是寫的什麼玩意呀，他要表達什麼意思啊？〈下水道和孩子〉，名字怪怪的：文字更是怪怪的，什麼「遠樹的綠色的呼吸」，讓人莫名其妙。在他遭受批判的時候，也就有人將此當做罪狀，對他進行了斥責：「連呼吸都是綠色的，你把我們社會主義污蔑到了什麼程度？！（見程紹國《文壇雙璧》）」

其實，他早在實行「雙百方針」之前，就已經開始幹他的私活了。京劇劇本《范進中舉》就是在一九五四年開始動的筆，它還在一九五六年的演出中獲了獎。如果說，寫〈魯迅對民間文學的一些基本看法〉是出於業務的需要，他才專作此研究的話；那〈早春〉、〈冬天的樹〉等表現意境美、生活美和自然美的作品，就是他的一種追求、一種張揚、一種有意而為了。這道理很簡單，在他看來，牡丹有牡丹之美，不知名的草花也有它們各自的多姿多彩；它們應